

## 儿女情深

# 三年 五万公里

文 / 秦来

三年,五万公里。这不是我们出差、旅行的里程,是我们兄妹四人探访住在东海老年护理院的母亲的往返里程。

母亲历经沧桑,而今已过鲐背之年。她生有我们兄妹四人,按说也可算得“养儿防老”,早有预案,成了有“靠”的一代。

殊不知,到今天我们兄妹也个个都是年过花甲;按说也到了要有小辈来赡养的年纪了。偏偏我们无有此等“福气”,成了“上有老、下有小(乃至孙辈)”的一代。赡养老人、照顾孙辈,成了我们退休以后的生活主旋律了。

三年前,母亲因为二次脑梗,加上腰椎受损,行走不便。我们兄妹商议再三,只能让母亲进入社会“养老”生活。我们知道母亲爱干净,再冷的天,最好还是要每天洗澡的。母亲爱清净,最好人家不要打扰她,可是市区的养老院,一间房间最少也要住进五六个人。母亲爱看电视,从年轻时起,母亲就是喜欢各种戏曲艺术;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,哪怕当年脑梗时,在医院里醒来的时候,她开口问的是“今朝申花队赢了吗?”搞得医生也连连称奇。

为此,我们兄妹接连跑了好多市区的养老院,终因为难以满足母亲的需求而作罢。

后来经人介绍,说在浦东新区原来的东海农场场部,有一个东海老年护理院,场地开阔,又靠海边,空气清新,老人居室三人一间,而且是刚落成的新大楼。更为吸引我们的是,这个护理院兼带给老人治疗、康复和养老。我们带着母亲去实地察看,在她点头应允的情况下,送她进了护理院。

进护理院容易,探老母亲不容易!

东海老年护理院,远在东海边。无论从我们兄妹四人的哪一家出发,去一次往

返里程都在150公里左右。

三年来,我们不停地行走在探访路上。

我不得不感谢我的妹妹,还有我的外甥(我妹妹的儿子),尽管我妹妹也已经是退休“老人”了;尽管我外甥工作繁忙,可是她们母子始终坚持对母亲(外婆)的承诺,每周三我妹妹去看望母亲;每周六,我外甥会赶去看望。他们或买些母亲(外婆)需要的日用品,或送些母亲(外婆)喜欢吃的可口饭菜。

当然,我们三兄弟也没有闲着,基本上是一个月去一次。我的小弟弟比较辛苦,因为他没有自己的车,经常是坐着地铁换公交,赶到护理院。三年来,不管酷暑炎夏,还是严冬寒霜,哪怕风雨交加,我们始终没有停止过探访的脚步,尽管我们都是60岁以上的年龄了。

邻床的阿婆,总是不惜赞美之词,夸我们兄妹对母亲这么好;特别对我的外甥更是赞不绝口,说这样的孩子现在很少了。你妈妈真是福气!

母亲对“吃”蛮有要求,我们兄弟轮流去看她,到了护理院,第一件做的事就是,带她到护理院外面的饭店里“撮”一顿。护理的阿姨知道我们要去,在午饭期间早早地把母亲安排在轮椅上,她早就在走廊里盼望着。我们一到,甚至来不及进她的住室,推着车就走。

三年来,那个镇上的五六家饭店早已吃了个遍。每当看见坐在轮椅上的我们的母亲,饭店里的服务员早就打起了招呼,“阿婆,又来了!”

也许因为母亲是浦东人,特别爱好家乡的白斩鸡;那里的鸡是散养的,吃上去香,上馆子白斩鸡是必点的。可有时路上

堵,我们去晚了,到了饭店没有白斩鸡了,母亲会不高兴,当然她不说。只是在我们给她点菜的时候,她会说,这个不好吃,那个不对胃口,让你很是尴尬。后来我们有对策了,每当车子经过饭店的时候,先让一个人下来,到饭店订个座,并把白斩鸡先点好;其他人去护理院接母亲,免得来晚了又点不到白斩鸡。母亲爱吃大闸蟹,每年现在这个季节,我妹妹买了在家里蒸好以后,趁热马上送过去。她会说胃口不好,吃不下;可是,四两、半斤一只的大闸蟹,一口气吃三只,绝对是小菜一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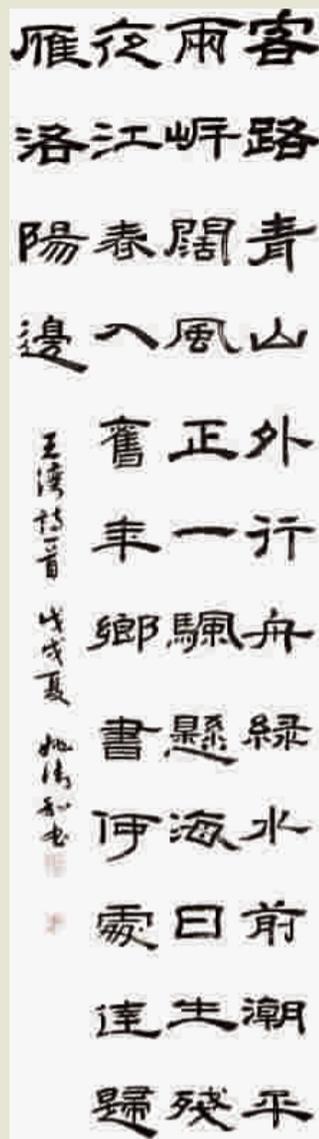
还有一件事是万万马虎不得的,每次吃完饭,她总要我们另外买四份馄饨带回去,给同室的老人和照顾她的阿姨。即使中午卖完了,她会让我们把钱付了,让店里的服务员晚饭的时候送到护理院。当然,平时家里给她带的零食、点心总是最多的,她也总会拿出来分给室友和阿姨。这让我们想起了,小时候,每当乡下(浦东)亲友拿来珍珠米(玉米)、甜芦粟,或者地里刚刚采摘起来的新鲜蔬菜时,她总是会分送给上下左右的邻居,哪怕是困难时期。

母亲总是说,做人要大气,穷也要穷得大气。

她大气了,我们就得鼓气。

三年来,单就探望母亲的往返里程,每个月,我妹妹四次,600公里;我外甥600公里;我们三兄弟每人每月一次,450公里;一个月就是1650公里。一年就是19800公里。三年来,就是59400公里;即使去掉因为有事而“脱班”未去母亲处,50000公里绝对是只少不多的。据说,绕地球一圈只有40076公里。

当然,还有下一个三年、再下一个三年……我们还会继续我们探访的脚步。



书法 姚伟和 (70岁) 作

## 惬意时光

# 最是难忘大荒地

文 / 司虹辉

前段时间,因朋友之邀到东北吉林市郊区游玩。站在黑土地上,我完全被眼前的景象所深深震撼,呈现在我面前的是一望无际的绿油油的水稻田、黑白相间排列整齐的新楼房、具有浓浓满族风情的温泉度假村、水果低垂草莓满地的室内果蔬采摘房、拥有最新技术和设备的粮食加工厂……

我小时候,父母所在的部队驻扎于吉林市郊区大荒地附近,每年暑假及寒假我都会去探亲游玩。那时的农村,经济还没有得到很大的发展,我们走的是泥泞小

路,住的是简陋平房,但有让我一直留恋至今的晶莹剔透、软糯可口、饭香四溢的大米,那是不用菜就能吃两碗的呀。据说,那里种出来的大米,从顺治年间起就是皇家贡米呢。

南方是种植三季稻的,以籼米居多,吃口比较硬没有软糯的口感,所以对吉林的大米总是念念不忘。在上海时,家里每次去超市买米,只要看到有东北的大米,我总会买来品尝,因为在这些米粒里面,寄托着我对大荒地的那一份留恋。

父母从部队离休回到上海后,我很多年没去吉林了。这次久别重逢,当年的小路、简屋、营房……一切都变了,变得那么陌生。

到了吃饭时分,朋友拿出当地的白酒,还是那么的醇香四溢;满桌东北特色的佳肴,有土豆炖豆角、小鸡炖蘑菇、大拉皮、酸菜炖肉、煎饼盒子等,还是那么的香浓可口;等晶莹剔透、软糯可口的大米饭端上桌,我有点“迫不及待”了……

大荒地,一个野鸭闲游,绿野连天的心灵之境,这里的人们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顺应自然。他们看似无为,实则有心。

嚼着回甘绵长的米粒,我一下子感到:那,还是我熟悉的东北……

## 忆往昔

# “促织”名扬旧校场

文 / 王坚忍

打,步步紧逼,终于靠韧劲把大蟋蟀打得翅破腿残,狼狈而逃。

接下来,促织又与一头名为“红头阿三”的蟋蟀对垒。据称此蟋蟀昨天在旧校场连赢十余场,未遇敌手。这次相斗,观战的人头攒动,把小小的蟋蟀缸围成了一个大圆圈,各自为自己看好的蟋蟀呐喊助威。那“红头阿三”有对琥珀色的牙,一看就知道是个厉害的角儿。但遇上了促织,它一点便宜没占到,反被促织摔了个白肚皮朝天,气得主人将它朝天抛了三次,俗称“攒三攒”后,再与促织斗,还是落荒败走。

当得知促织为老城厢的“土著”时,观战的人都说奇了怪了,往年称霸旧校场的均为捉自郊县的蟋蟀,如去年威震旧校场,振翅鸣叫,背上可见一颗金黄色籽的

“桂花蟀”,就是从七宝捉来的。

几天后,促织扬名旧校场之事,被我们对面弄堂游手好闲“长脚”得知了。他找上门,出了相当于我爸一个月工资的价钱,向我们买促织。我和二弟问他干吗?他说因为促织个头不大,但骁勇善战,与别人的大蟋蟀下赌注决输赢,一是能迷惑对方,二是胜算很大。听他这么一说,我们想起了曾经看到过的伤心的一幕——去年一个准备结婚的男青年带着买家具的钱,途经旧校场见人斗蟋蟀赌钱,心里痒痒的,忍不住跟着下了注,结果输得精光。一个大男人一屁股坐在地上嚎啕大哭。于是,我和二弟回绝了他,说,哪怕你出的价钱再高,我们也不能让促织去干坏事。“长脚”见我们态度坚决,只得悻悻然而回。

当年,我家住在南市老城厢的一幢石库门房子里,那里有一个后天井。这在寸土寸金的老城厢十分罕见。这个后天井土块高高低低,遍地碎石瓦片。每到秋夜,蟋蟀幽幽地叫着。有一晚,我二弟听到了清脆有力的蟋蟀叫声。他认准声音是从后天井墙角一小洞发出的,就用水灌,把它逼了出来。这是一只个头中等的蟋蟀,但项粗腿壮,颜色乌黑油亮,看上去惹人喜爱。当时语文课刚学过蒲松龄写的《促织》,我们就称它为“促织”。

在老城隍庙旧校场路蟋蟀市场——老早上海县清军兵勇操练的演习场——促织首战,对手是一头比它大多多的蟋蟀。第一个回合,那凶悍的大蟋蟀与促织牙咬着牙捉对厮杀,促织摔了个趔趄。正当大蟋蟀得意洋洋地“瞿瞿”叫着,促织已站稳了脚跟。第二个回合,促织显得相当有斗志和耐力,顶住了大蟋蟀恶狠狠地进攻。接着,轮到促织反攻,它稳扎稳

## 快人快语

日前看央视新闻,有一条暖心的报道让笔者怦然心动。陕西铜川一家澡堂对外贴出告示,每周二、四、六这3天,凡是婆媳一道来洗澡的,一律免费。

家庭是社会的细胞。婆媳关系的好与差,对家庭生活有着很大影响。现实生活中,很多婆婆在家里把媳妇当作亲生女儿一样看待,媳妇对婆婆孝敬得也如同自己的亲妈。婆媳关系融洽,让家庭充满欢声笑语、其乐融融,左邻右舍很是羡慕。有的家庭还被社区挂上了“五好家庭”的牌匾。同时也应该看到,婆媳关系紧张的家庭也客观存在,媳妇平时对婆婆恶言恶语,有的还打骂虐待婆婆,让老人胆颤心惊过日子,引起了大家公愤。

孝敬长辈,是一种公德,也是心灵美的体现。做媳妇的理应做到这一点。铜川一家澡堂开办“婆媳澡堂”,彰显的是一份社会责任心,旨在倡导媳妇们都能用陪婆婆洗澡、为婆婆搓背这样一个举动,来密切婆媳之间感情,促进家庭和谐。相信这样的“婆媳澡堂”,在当地能够影响到许多家庭,有更多孝敬长辈的好媳妇产生。

## 「婆媳澡堂」开得好

文 / 姚国勇